



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

——清明节前夕各地持续开展为烈士寻亲活动见闻

“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据统计，革命战争年代以来，我国约有2000万烈士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了生命。其中，有名可考的仅193万余人。许多英勇赴死的先烈，连姓名都未留下，令后人在追思怀念时深感痛惜和遗憾。

“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清明祭英烈，鲜花献忠魂。清明节前夕，各地持续开展为烈士寻亲活动，为烈士确认身份、寻找亲人，让他们从“无名”到“有名”、从“有名”到“留名”，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缅怀英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

江苏省发动社会力量合力为烈士寻亲——

编织寻亲工作网络

■赵建 本报记者 向黎鸣

扬州负责人介绍，他们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寻亲，构建了一张庞大的为烈士寻亲工作网络。

为烈士寻亲，让忠魂归根，是对烈士亲属的慰藉，也是对烈士的深切缅怀。专项行动开展后，各地积极行动起来。在盐城市，“丹心慰烈”寻亲志愿服务队成立，吸纳新四军纪念馆工作人员、新四军后人、大学生志愿者等力量，建立政府寻亲与社会寻亲常态化沟通机制；在连云港市，老战士、烈士后人、退役军人志愿者等一起加入为烈士寻亲队伍，定期召开寻亲联席报告会，推动寻亲活动走向深入；在启东市，当地知名媒体人在社交平台发布为烈士寻亲信息，及时更新动态，发动更多人提供线索，助力寻亲工作。

记者了解到，目前，江苏省参与寻亲的有108个拥军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队伍，130支涵盖退役军人工作者、媒体从业者、社会工作者等群体的寻亲队伍。

去年6月，泰州市开展“长江的铭记：点亮龙窝口战斗烈士回家路”专项行动，寻亲小组分赴浙江省、山东省和本省

各地为烈士寻找亲人。他们排查线索，核对信息，最终为11名烈士寻亲成功。

“爸，久梅来了，我终于找到您了……”在河南省永城市淮海战役陈官庄纪念馆，来自如皋市的秦久梅，70余年后终于与父亲“重逢”。

秦久梅的父亲秦奎富离家时，她尚在襁褓中。1948年，秦奎富在淮海战役中牺牲，家人从此失去了他的消息。在如皋市退役军人“红色先锋”志愿服务队的寻亲名单上，秦奎富烈士一直是重点对象。

“我们公开征集线索，组织队员查阅档案史料、走村入户摸排，尽可能找到当时的见证者，整理比对获得的信息，并寻求外地志愿者组织的协助。”志愿服务队队长介绍，经过多番努力，终于传来了烈士安葬地的确切消息。

“我们将继续组织专业人员和志愿者做好寻亲工作，为更多烈士寻找到后人，以实际行动告慰忠魂。”江苏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领导介绍，目前，“为烈士寻亲”专项行动已为2000余名烈士成功寻亲。

广西积极做好为烈士寻亲“下篇文章”——

全力守护“光荣之家”

■刘德安

爱心企业，再次来到廖应茂烈士弟弟廖贵理家，赠送慰问品，了解生活情况。

“哥哥当兵时只有18岁，1952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壮烈牺牲，年仅20岁。他给家里寄过一张照片，此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后来，我们就收到了他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前几年，寻亲工作组帮我们找到了哥哥的安葬地——朝鲜开城烈士陵园，希望我有机会去看看他。”廖贵理从皮箱里拿出珍藏多年的黑白照片，讲述自己知道的有限信息。一旁，工作人员认真记录。

“找到烈士亲属后，我们进一步了解烈士事迹，核实补充进广西革命烈士英名录数据库。”寻亲工作组工作人员梁玉冬介绍，近年来，他们举办展览和宣讲活动，广泛宣传烈士事迹，弘扬英烈精神，截至今年3月，累计开展烈士事迹宣讲活动1200余场。

英烈是民族脊梁，烈属需要全社会关爱，尤其是那些苦苦寻找了数十年才与烈士“相聚”的烈属。笔者了解到，广西退役军人事务厅把“为烈士寻亲”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各

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动做好与人社、教育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联系，落实烈属应该享受的各项优待政策，解决他们在医疗等方面的困难。

“韦姨，烈士遗属相关手续已经办好，每个月都能领到补助了。”春节前夕，当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覃建统上门告知这一消息时，烈属韦月胜泣不成声。当天，韦月胜的家门口也挂上了金灿灿的“光荣之家”牌匾。

韦月胜的父亲韦汉清烈士是环江人，1953年在抗美援朝战场牺牲。由于年代久远，韦月胜并不知道父亲的下落。70余年的牵挂、两代人的找寻，如今终于得知父亲长眠于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革命烈士陵园，她的烈属身份也得到确认。

行走八桂大地，笔者深切地感受到，从“踏破铁鞋”寻亲到代祭扫墓服务，从政策保障到精神传承，不仅照亮烈士的“归家”之路，也温暖了烈属的心房。

让无名烈士有名

■艾弘博 本报记者 刘宝瑞

父亲扫墓。

“我们借助人工智能整合分析碎片化信息，再协调相关部门核实研判，寻亲的效率得到提升。”赵振刚说，目前，他们正在跟进10条烈士亲属线索。

在为烈士寻亲工作中，山东省各级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手段，让“大海捞针”变为“定向撒网”，确定大致方向，再进行实地查证，提高为烈士寻亲的速度和精度，让烈士早日和家人“团圆”。

3月17日，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举行为烈士寻亲第十八次出征仪式。这一次，他们有明确的目的——威海、烟台。这两个地区是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根据DNA检测报告，结合公安部门户籍信息，初步研判的烈士籍贯地。

第二天，在荣成市人和镇岔沟村，寻亲工作人员找到了许维峰烈士的外孙女张英姿。

“姥爷参军时母亲才两三岁，母亲说姥爷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牺牲的，我们要永远缅怀他、纪念他。”回忆起母亲给自己讲述姥爷的故事，张英姿泣不成声。

自2021年运用DNA鉴定技术以来，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组织人员先后赴2省16市百余个村镇，累计为200余名在济南战役中牺牲的无名烈士找到亲人。从此，无名烈士变“有名”，英雄山上，又立起一座座丰碑。

“利用DNA鉴定技术寻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烈士遗骸腐蚀严重，只能提取牙齿DNA进行鉴定。”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主任于春江告诉记者，尽管过程艰辛，他和团队成员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专业的技术，完成了600余具烈士遗骸的DNA检测工作。

据了解，山东省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积极与公安部门鉴定中心、医科大学、科研院所等专业机构密切协同，以烈士纪念设施提升改造为契机，同步提取烈士DNA样本，开展鉴定比对工作，为烈士寻亲科学化实施、精准化寻访提供技术支持。

革命战争年代，许多英烈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留下影像，这也成了很多烈属心中的遗憾。

为了让英烈“回家”的同时与家人“相见”，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相关机构，采用人工智能生成技术为烈士复原容貌，生成画像，并赠给烈属。

“这不仅是对后人的慰藉，更是对烈士的致敬。”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说。

- 图①：山东省枣庄市文化路小学学生在枣庄革命烈士陵园缅怀先烈。
- 图②：刘爱生捧着叔叔刘西明烈士的画像来到济南历城革命烈士陵园祭扫。
- 图③：江苏省举办“为烈士寻亲”主题汇报活动。
- 图④：黄才弟烈士亲属来到海南省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祭扫。

新华社发

王锋摄

郭丁虎摄

苏海摄

版式设计/扈硕



亲历者说

为烈士寻亲

■志愿者 杨宁

辽宁省鞍山烈士纪念馆烈士英名墙上，79岁的李文树老人找到了父亲李万顺的名字。抚摸着父亲的名字，李文树嘴唇微微颤抖，双眼紧闭。那一刻，压在他心中多年的沉重包袱，终于放下了。

这一幕发生在3月24日。李文树说，得知父亲的安葬地，他激动得一宿没睡，第一时间带着家人赶来祭扫。今年春节以来，我已为30余名烈士找到亲人，帮他们完成心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今年65岁，退休前在台安县博物馆工作。2007年，进行文物普查时，我走访了多个烈士陵园，发现一些烈士墓少有人祭扫，烈士长眠他乡，亲人却不知晓。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我决定要为烈士寻亲，帮他们与亲人“团圆”。

靠着一辆自行车，我走访了鞍山、锦州及周边多处烈士陵园。后来，我的足迹延伸到省内外。白天，我在烈士陵园抄写无人祭扫的烈士墓信息，和陵园工作人员一起比对档案，确认年龄籍贯等信息；晚上，我对烈士信息进行编号，从中华英烈网、各地县志和战史等资料中寻找线索。整个过程就像破案一样，一点一点寻找突破。

几年前，走访解放锦州烈士陵园，我发现这里安葬着一批志愿军烈士，其中有不少是贵州籍。在陵园工作人员帮助下，我们了解到当年有一批重伤战士从前线被送到锦州野战医院。由于原始记录较少，夹杂方言，墓碑信息准确性较低。经过反复核对，处理好烈士信息后，我于2020年3月致信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帮烈士寻亲。收到信件后，贵州省相关部门和媒体迅速行动，几个月时间便确认了109名烈士信息，并找到20名烈士的家属。说实话，我挺欣慰的，感觉自己的坚持很有意义。

18年来，我累计为近500名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找到亲属。看到烈属抚摸墓碑诉说牵挂，让沉重的思念有了寄托；看到年轻人认真聆听先辈的英雄事迹，眼中闪烁着崇敬与自豪，我感到这一路走来的艰难辛苦都值得。接下来，我会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让更多烈士与亲人“团圆”。

（王晓、本报特约记者 范奇飞整理）

重走哥哥的路

■烈属 陈建聪

又到清明，我思念起我的哥哥。从甘肃家中到新疆路途遥远，我不能每年清明都去为哥哥扫墓，但有一群老兵会替我看望哥哥。

哥哥陈建聪牺牲于1985年8月，当时他正在修建独库公路五希特勒盖隧道。21岁的哥哥牺牲后，家里并不知道他安葬在哪里。母亲离世前叮嘱我们兄妹，一定要找到哥哥。几十年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一直没有结果。

好在有许多人没有忘记他。2018年，哥哥生前的一位战友联系我，告诉我哥哥安葬在新疆新源县吐尔根乡烈士陵园。当时我正在公交车上，通过微信看到哥哥墓碑的照片，我立马就哭了，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019年7月，带着全家人的心愿，我专程来到吐尔根乡烈士陵园为哥哥扫墓。出发前，我特地来到父母的坟前，取了坟上的土，又装了家乡河里的水，一起带到哥哥墓前。我还记得，哥哥小时候总喜欢在那条河里游泳。

在俞振民等哥哥生前战友的陪同下，我来到哥哥墓前，泪流满面。原来，这么多年，不仅我们这些烈属在寻亲，还有很多热人在找我们。和俞振民一起留在新源县的老兵，义务给陵园除草、种树，给战友们买花，几十年如一日。看到哥哥被战友们“照顾”得很好，我很高兴。

此后，每年清明，俞振民等老兵扫墓时都会发来现场照片和小视频。我给他发红包，他都不肯收，他总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021年，我的大哥陈建文第一次去新疆看望弟弟，回来后像变了个人。他70多岁了，我第一次听到他开心地唱着歌。

自从知道哥哥是修筑独库公路时牺牲的，我就特别关注这条路。2023年，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委区政府邀请50余名筑路老兵和烈属重走独库公路。这次，我终于踏上了向往已久的这条“英雄之路”。

一路上，我和许多游客一样欣赏美景，一起到烈士陵园献花致敬。哥哥在世时，我不知道他在部队做什么。直到他牺牲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和战友们是如何用生命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我想，守望天山的英烈哥哥们，一定会欣慰，祖国和人民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

（姜烈强、本报记者 杨明月整理）